

湘軍攻克金陵之役及 克復金陵圖

李天鳴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荃率領湘軍圍攻金陵，駐軍雨花臺。同治二年四月，湘軍攻佔雨花臺石城和南門石壘。七月至九月，湘軍攻克城南二十餘座營壘，城西江東橋，以及城東孝陵衛。十月上旬，湘軍攻克淳化等地，切斷了金陵東南方的補給線。十一月，湘軍用地道進攻聚寶門，未能炸開城牆。

同治三年正月，湘軍攻克天堡城；接著包圍城北，完成合圍部署。五月二十六日，湘軍用地道進攻神策門，未能攻入城內。三十日，湘軍攻佔地堡城。六月十四日，湘軍在神策門的地道攻勢再次受挫。十六日，湘軍用地道轟塌太平門城牆，攻佔金陵。本戰役是歷史上的一個決定性戰役。

〈克復金陵圖〉描繪同治元年至三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最後一幕的情景，基本上是一種戰鬥情景的示意圖。

關鍵詞：金陵戰役、湘軍、太平天國、曾國荃

一、前言

從民國九十三年至九十四年年底，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數位博物館計劃中，預定製作清穆宗同治元年至三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的2D平面動畫及3D立體動畫光碟，以便將戰史研究從平面靜態帶入平面動態及立體動態的領域。因此，從九十三年開始，筆者即會同本計劃研究助理李泰翰、陳啓耀、蕭宗鋒等先生蒐集相關資料，首先撰寫金陵戰役文稿，作為光碟製作的依據。

湘軍攻克金陵之役，一般戰爭通史及軍事通史都有敘述，¹ 但並不夠詳細。崔之清等的《太平天國戰爭全史》，² 參考資料周詳，是迄今最詳細的太平天國戰爭專史。但礙於太平天國戰爭全史的體例，金陵戰役的敘述依然不夠詳盡，而且並未參考《曾國藩文獻彙編》，³ 似亦未引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⁴ 該書所據奏摺大多以《欽定勦平粵匪方略》為主。⁵ 因此，較詳細的金陵戰役的撰述，仍然有其空間。

本文撰述範圍，以同治元年至三年金陵城攻防戰為主，其他戰場戰事則只加以簡單敘述。又因篇幅所限，同屬於本戰役範圍的雨花臺之戰、石澗埠之戰、九洲洲之戰，由於會戰資料較多，可以專文討論，所以本文也只加以簡單敘述。

二、戰前一般情勢

（一）太平軍起事反清和攻佔南京

道光末年，洪秀全在廣西成立拜上帝會，利用基督教部分教義，宣傳平均、平等思想，吸收教徒。當時，廣西大饑，盜賊蜂起，教徒日益增多。道光三十年（西元1850年）十二月，洪秀全在桂平縣金田村起事反清，建號太平天國。

1 戰爭通史方面，例如，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中國歷代戰爭史》，全十八冊（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6）。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全十冊（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軍事通史方面，例如，施渡橋等，《清代後期軍事史》，《中國軍事通史》，第十七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上冊。

2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全四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 （清）《曾國藩文獻彙編》—以下簡稱《文獻彙編》，全八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以下簡稱《檔案史料》，共二十六冊，第3冊以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2001）。

5 該書在參考書目中雖然列有《檔案史料》，但在正文註釋中只見引用《欽定勦平粵匪方略》。

廣西提督向榮率領清軍圍剿太平軍。洪秀全轉進到武宣縣東鄉。咸豐元年（1851）二月，洪秀全自稱天王。清廷派遣欽差大臣賽尚阿圍剿太平軍。八月，洪秀全突破清軍包圍線；閏八月，攻佔永安，接著建立政軍制度，並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

咸豐二年（1852），洪秀全圍攻桂林，攻打不下，撤圍北上。四月，洪秀全攻陷全州，馮雲山陣亡。太平軍轉往道州。六月，洪秀全向郴州進軍，清軍跟蹤追擊，但無法遏阻太平軍的攻勢。七月，太平軍攻陷郴州；同月，進攻長沙，久攻不下，蕭朝貴陣亡。十一月，太平軍攻陷岳州、漢陽、漢口；十二月，攻陷武昌。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沿江東下，兵力號稱五十萬，船艦一萬餘艘，一路奪取九江、安慶、蕪湖；二月，攻佔金陵，洪秀全定為都城，改名天京。

（二）太平軍的北伐和西征

咸豐三年四月，洪秀全派遣林鳳祥和李開芳率領兩萬人北伐。北伐軍首先進攻河南、山西，不久折回河南，進入直隸；由於孤軍深入，困守天津靜海。咸豐四年，洪秀全派遣援軍北上，在山東被清軍擊滅。次年，北伐軍全軍覆沒。

咸豐三年四月，洪秀全派遣胡以晃等展開西征，先後攻佔安慶、九江。八月，翼王石達開攻略皖北。太平軍先後佔領和州、廬州。安徽全部被太平軍佔據。同年，西征軍佔領漢口、漢陽，圍攻武昌；又攻掠湖北北部，進攻湖南。次年，太平軍攻佔岳州、寧鄉。

（三）清軍江南和江北大營的崩潰

咸豐三年，清廷命欽差大臣向榮領兵一萬人，在南京城東孝陵衛駐紮，號稱江南大營；琦善則領兵一萬人在揚州城外駐紮，號稱江北大營。

咸豐五年，清軍圍攻鎮江，洪秀全命西征軍回援。次年三月，燕王秦日綱擊破江北大營，佔領揚州。不久，石達開部返回天京，和東王楊秀清聯合大破江南大營。清廷改派和春為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張國樑為幫辦軍務。

咸豐六年（1856），洪秀全聯合韋昌輝殺死楊秀清。接著，韋昌輝又殺害石達開家人。洪秀全又誅殺韋昌輝，石達開主持朝政。洪秀全又猜忌石達開，將大權交給同姓諸王。次年五月，石達開率領二十萬人出走，西向遠征。太平天國元氣大傷。咸豐九年，洪秀全封堂弟洪仁玕為干王，總理朝政；封陳玉成為英王，

李秀成爲忠王，主持軍事。

咸豐五年，和春克復廬州；次年，重建江南大營。咸豐七年，和春派遣張國樑進逼金陵；十一月，攻佔鎮江。接著，欽差大臣德興阿統率江北大營駐紮浦口。咸豐八年，張國樑率領清軍約八萬人圍攻金陵。九月，陳玉成和李秀成回援天京，擊潰江北大營。太平軍陸續佔領江埔、揚州。這時，湘軍圍攻安慶。陳玉成、李秀成領兵西上，十月陳玉成在三河鎮大破湘軍。清軍被迫撤除安慶之圍。

咸豐九年，張國樑圍攻金陵。李秀成首先攻佔杭州，江南大營派兵救援。李秀成迅速北返，在咸豐十年閏三月擊潰江南大營，張國樑戰死。太平軍接著佔領常州、蘇州，進攻上海。

（四）湘軍的建立和克復安慶

當時，清朝軍政腐敗，太平軍起事後，八旗、綠營無力平亂。咸豐二年十二月，清廷命曾國藩在湖南長沙辦理團練。曾國藩乘機組建湘軍。咸豐三年七月，湘軍進到南昌，和太平軍交鋒，小敗而退。咸豐四年六月，太平軍攻陷武昌。湘軍展開反擊，七月攻克岳州，八月克復武漢。十月，湘軍在田家鎮大破太平軍，收復蘄州。十一月，湘軍沿江東下，進逼九江。太平軍爲牽制湘軍，因而在咸豐五年春天，再度攻陷漢口、武昌。接著，石達開派兵救援九江，在湖口大破湘軍水師。曾國藩退守南昌。咸豐六年正月，湘軍彭玉麟水師在漳樹鎮獲得大捷，太平軍則佔領吉安。然後，石達開大軍又進入江西攻略。

咸豐六年二月，石達開奉命回援天京。曾國藩乘機圍攻武漢。六月，石達開救援武漢，被湘軍擊敗。八月，石達開又奉令返回天京救駕。十一月，湘軍攻克武昌。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返家奔喪，湘軍交由湖北巡撫胡林翼、福建水師提督楊岳斌掌管。七月，湘軍攻克瑞州。

咸豐八年，胡林翼平定湖北。四月，湘軍克復九江。石達開竄往浙江，並騷擾福建、江西。清廷命曾國藩負責江西軍務，並掃蕩福建。湘軍陸續克復江西各城。同年，湖廣總督官文派兵進攻安徽。湘軍李續賓部進攻廬州，江寧將軍都興阿圍攻安慶。十月，李續賓部在三河鎮大敗被殲，都興阿退守宿松。

咸豐九年二月，湘軍肅清福建。曾國藩進攻安徽。咸豐十年閏三月，曾國荃圍攻安慶。是年，江南大營崩潰，江蘇、浙江告急。夏季，清廷命曾國藩爲署理

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又命他先救江浙。曾國藩認為攻佔安慶是克復金陵的基礎，而命曾國荃繼續圍攻安慶。十月，清廷命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統一指揮東南部剿除太平軍的戰事。同年，陳玉成和李秀成西上救援安慶。兩年間，清軍在掛車河、集賢關等地數度擊敗陳玉成等部援軍。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曾國荃攻克安慶。陳玉成退往廬州。

接著，曾國藩移師安慶，並向金陵進軍。同年，曾國荃陸續攻佔池州、無為等地。同治元年（1862）正月，另一部清軍攻克天長、江浦。

三、金陵之役

（一）曾國荃駐軍雨花臺（參閱圖1、圖2、圖3）

1. 曾國荃進抵雨花臺

同治元年，曾國藩數路進軍。曾國荃直搗金陵。江蘇巡撫李鴻章率領淮軍救援上海，並統籌江蘇戰事。彭玉麟、楊岳斌水師肅清長江下游。荊州將軍多隆阿圍攻廬州。鮑超進攻寧國。浙江巡撫左宗棠進攻浙江，負責全浙軍事。⁶

同治元年二月，江蘇布政使曾國荃展開攻勢，先後攻佔巢縣、和州、太平等地。四月下旬，曾國荃率領湘軍攻佔周村，進駐板橋。五月初一日，曾國荃佔領秣陵關。初二日，湘軍攻佔大勝關。初三日，曾國荃會合水師彭玉麟等部攻克頭關。同日，水師繼續攻佔江心洲、蒲包洲。太平軍的「濱江重險」大多失守。初四日，曾國荃進抵金陵城南約四里的雨花臺駐軍，準備圍攻金陵。這時，曾國荃所轄的水陸軍，只有兩萬出頭。⁷

同年，多隆阿攻陷廬州。陳玉成逃往壽州，投奔練總苗沛霖。苗沛霖誘擒陳玉成，送交清軍，被清軍凌遲處死。陳玉成外號四眼狗，「勇悍類楊秀清，謀略過李秀成」。他死後，湘軍在「楚、皖之間，遂無勁敵」。⁸ 李秀成聽說陳玉成被殺，嘆著說：「吾無助矣！」⁹

6 印鸞章，《清鑑》（臺北：世界書局，1959），卷8，頁565-567。

7 《文獻彙編》，（二），同治元年5月17日，〈奏陳官軍水陸並進疊克秣陵關等要隘圍逼金陵駐軍雨花臺摺〉，頁1014-1018。《檔案史料》，第24冊，同治元年5月17日，〈曾國藩奏報水陸疊復沿江要隘並圍逼金陵各情摺〉，頁365-367。

8 同註6，頁567。

9 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475，〈洪秀全傳〉，頁12936。

2. 雨花臺之戰

洪秀全命令在上海督戰的李秀成回救天京。同治元年「夏秋以來」，曾國荃軍「疾疫大作」。¹⁰ 或者「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殯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¹¹ 閏八月，李秀成率領太平軍數十萬人前來救援金陵，列營東起方山，西至板橋，並會同金陵城內太平軍，猛攻雨花臺。曾國荃被流彈射傷面頰。曾國荃苦戰四十六日，在十月大破太平軍。太平軍一部退向金陵南門，「繞城而遁」，¹² 一部由李秀成率領退往秣陵關築壘固守。¹³

雨花臺戰後，李秀成派兵從九洲洲渡江，企圖攻擊清軍後路，迫使清軍返回江北救援。十月，太平軍攻陷含山、巢縣；十一月，攻陷和州。¹⁴ 同治二年（1863）正月，李秀成親自率領太平軍屯駐下關、中關，號稱二十萬人，從九洲洲陸續渡江；二月，攻陷浦口、江浦。¹⁵

3. 曾國藩巡視雨花臺

曾國藩終始認為曾國荃孤軍進入危地是失策，¹⁶ 因此在同治二年正月從安慶東下，巡視沿江官軍營壘。二月初六日，曾國藩抵達雨花臺大營。次日，曾國荃陪同曾國藩巡視營壘。¹⁷ 曾國藩見到曾國荃軍隊穩健，信心堅定，於是決定停止退師的議論。¹⁸ 十五日，曾國藩前往九洲洲，然後沿江西上，二十八日返抵安慶。接著，曾國藩上奏陳述「可懼可喜」的情勢。¹⁹ 他說：

10 《檔案史料》，第24冊，同治元年10月27日，〈曾國藩奏陳近日軍情及辦理諸務竭蹶片〉，頁681。

11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4，〈金陵湘軍陸軍昭忠祠〉，頁12-14。

12 （清）《平定粵匪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說〉。

13 《檔案史料》，第24冊，同治元年10月27日，〈曾國藩奏陳近日軍情及辦理諸務竭蹶片〉，頁681。趙爾巽等，《清史稿》，卷475，〈洪秀全傳〉，頁12942。關於雨花臺之戰，亦可參閱：李泰翰，〈兵臨城下一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故宮文物月刊》，22卷12期（2005年3月），頁64-75。

14 《檔案史料》，第24冊，同治元年11月12日，〈曾國藩奏報近日軍情並請飭調江忠義移駐皖北摺〉，頁697-699。

15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3月17日，〈曾國藩奏報敵渡九洲洲隨陷浦口等城摺〉，頁106-108。趙爾巽等，《清史稿》，卷475，〈洪秀全傳〉，頁12945。

16 （清）王定安，《曾忠襄公年譜》收入於蕭榮爵編，《曾忠襄公全集》（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清末民初史料叢書》，卷2，頁1。

17 （清）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曾文正公全集》），卷3，頁1。

18 同註16。

19 同註17。

自池州以上，兩岸難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編葦緝茅棚，高三尺。壯者被擄，老幼相攜，草根絕盡，則食其所親之肉。風雨悲啼，死亡枕籍。臣過西梁山等處，難民數萬環跪求食。臣亦無以應之。二月十五日，大勝關江濱失火，茅棚數千頃刻灰燼，哭聲震野，苦求賑卹。他處蘆棚叢雜，亦往往一炬萬命。徽、池、寧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月不逢一人。又聞蘇浙之田，多未耕種。群賊無所得食，故壹意圖竄江西，并窺伺皖浙已復之區。平民無所得食，弱者轉徙溝壑，黠者則從賊以偷生旦夕。黨羽無定長，酋長無定謀。便恐變為流賊，更難收拾。……此皆可懼之端也。

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姦淫，以安裹脅之眾。聽民耕種，以安佔據之縣。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和春等雖合圍城外，而賊匪仍擅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今則民聞賊至，痛憾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而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寧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暨浙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但求此數處不再失守，終足以制該逆之死命。昔年粵賊所至，築壘如城，掘濠如川，艱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軍修壘濬濠，今實遠勝於昔。賊中群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而官軍仰承聖謨，三江兩湖，水陸各營，頗能和衷共濟，呼應靈通。……此皆可喜之端也。²⁰

三月，清廷任命曾國荃為浙江巡撫，仍然留在金陵進剿。²¹

4. 石澗埠之戰

李秀成意圖使用圍魏救趙的戰略，解除金陵之圍。三月上旬，李秀成率領太平軍數萬人圍攻石澗埠，守將劉連捷等盡力抗拒。曾國荃派遣彭毓橘率領馬步八營前往救援，胡林翼也派遣水師前往救援。中旬，李秀成戰敗西竄。接著，李秀

20 (清)《月摺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同治二年三月上，曾國藩片，頁51-56。

21 (清)王定安，〈圍攻金陵〉，《湘軍記》(臺北：文苑出版社，1964)，卷9，頁11。

成領兵先後攻打廬江、舒城、六安，都攻打不下。四月，李秀成撤離六安。²²

5. 湘軍攻克雨花臺石壘

四月，江蘇巡撫李鴻章圍攻蘇州。李秀成聞報後，「大掠而東」，²³揚言「回援蘇州」。²⁴李鴻章約曾國荃從上流加以攔截。曾國荃判斷李秀成如果「不南援蘇州，則北走裏下河」，因此決定攻打雨花臺石城，來吸引李秀成。這時，劉連捷、鮑超等部湘軍也攻克巢縣、含山、和州。²⁵

雨花臺石城「據險雄峙，屏蔽城垣」。四月二十七日夜晚，曾國荃分兵六路，每一路用一個營作為前鋒，兩個營擔任策應。記名總兵李臣典等進攻石城，趙清河等分別進攻聚寶門外南卡、西卡、東卡石壘。陳湜出中路，蕭孚泗出右路，易良虎出左路，負責接應。前鋒各營三更時「匍伏蛇行」，暗中逼近石城、石壘濠溝，「束草填濠，架梯欲上」。太平軍發覺，放砲攻擊。五名湘軍被擊倒，湘軍略為遲疑不前，李臣典斬殺了兩名士兵，手持旗幟向前衝鋒。湘軍「無敢少後者，群以火箭、火球盤空飛擲，悉入石城」。天將亮時，趙三元率領中軍親兵「從砲臺下蟻附而升」，李臣典等「各率部卒從中、右兩路肉薄齊登」。這時，石城城樓著火，太平軍爭相奔救。湘軍乘著煙霧攻佔石城。石城「地高勢險，俯瞰東卡、西卡、南卡九石壘歷歷在目」。趙清河等「乘勢猛擊，平毀數壘」，太平軍紛紛棄壘逃遁，九座石壘全被攻佔。

曾國荃認為太平軍必定會前來爭奪雨花臺，因此派四個營駐守石城，又增建六座營壘，增派部隊駐守。不久，太平軍前來攻擊。曾國荃命湘軍藏匿在附近房舍中，「蓄銳不發」，等太平軍稍微鬆懈時，「突出奮擊」。蕭孚泗等「扼其前」，趙三元等「截其後」。太平軍佔不到便宜，便繞過雨花臺，乘著湘軍新的營壘尚未穩固，「悉銳猛攻」。李臣典等「督隊馳援」，湘軍「搏鬥移時」，太平軍才「負創入城」。湘軍殲滅太平軍近六千人，俘擄兩百餘人，「奪獲砲械尤多」。²⁶

22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5月12日，〈曾國藩奏報石澗埠等城營防守解圍情形摺〉，頁164-166。

23 （清）王定安，《曾忠襄公年譜》，卷2，頁1。

24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5。

25 同註23。

26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5月12日，〈曾國藩奏報官軍攻破雨花臺等處石城石壘摺〉，頁226-228。（清）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以下簡稱《方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中國方略叢書第一輯》），卷345，頁24-25。

6. 九洲洲之戰

湘軍攻克雨花臺石壘後，李秀成決定撤回江南，救援金陵、蘇州。五月上旬，湘軍克復江浦、浦口，並在九洲洲截擊南下的李秀成大軍。中旬，湘軍攻佔下關、草鞋峽、燕子磯；十五日，攻陷九洲洲。是役，湘軍大破太平軍，佔領了金陵江北太平軍所有的據點，殲滅太平軍數萬人，消滅金陵江面的太平軍水師。湘軍也傷亡二千餘人。²⁷ 從此「江面肅清」，曾國荃「乃得專意以圖金陵」。²⁸

江北之役，太平軍損失了十數萬人，渡江抵達南岸的只剩下四五萬人。²⁹ 同月，李秀成抵達無錫，又率領太平軍進到常熟，號稱數十萬人，企圖救援遭到李鴻章蘇軍圍攻的江陰。劉銘傳等部蘇軍大破太平軍，殺死太平軍數萬人。顧山以西太平軍全被肅清。³⁰

（二）湘軍攻佔金陵城東南西三面外圍據點（參閱圖3）

1. 湘軍進駐金陵城北

九洲洲戰後，曾國藩命提督鮑超南渡。這時，曾國荃請求調派駐守江浦的候補臬司蕭慶衍前往神策門一帶駐紮，而命鮑超軍前往孝陵衛駐紮，「漸圖合圍」。³¹ 很多人說：「城大兵單，合圍不宜驟。」曾國荃則說：「今浙軍攻富陽，滬軍攻蘇州，群賊奔命，此亦天亡之時也。吾乘其急而合圍，彼備多力分，縱不即克金陵，其收效蘇杭必矣。」於是，曾國藩命鮑超前往孝陵衛駐紮。³²

常熟戰後，太平軍忠王和侍王隨同天王洪秀全堅守金陵城，並運送蘇州的糧食接濟金陵。

五月十五至十八日，曾國荃軍攻破金陵城外南城角和長干橋的一座營壘和二座關卡。³³

27 《文獻彙編》，（二），同治2年5月27日，〈遵覆攻克九洲洲及佈置情形等事摺〉，頁1495-1508。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5月27日，〈曾國藩等奏報水陸各軍會克江浦等城臨江面肅清摺〉，頁243-247。

28 《平定粵匪圖》，〈攻克江浦浦口二城力破九洲諸隘圖說〉。

29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475，〈洪秀全傳〉，頁12956。

30 （清）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3，頁3。

31 （清）朱學勤，《方略》，347卷，頁34-36。

32 （清）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3。

33 （清）朱學勤，《方略》，348卷，頁19-20。

鮑超軍在鐘山一帶構築營壘，即將完成。這時，鮑超患病，而且「軍中疾疫大作，死亡相屬」。曾國荃因此命鮑超將鐘山營壘擣毀，移往神策門、沿江一帶駐紮。³⁴六月初二日，鮑超移駐神策門外。³⁵這時，圍攻金陵的湘軍患病的超過半數，尤其以鮑超的霆字營最為嚴重。二十二日，一支太平軍從儀鳳門衝出，直撲鮑超的霆字右營，另一支由太平門繞道撲向劉連捷的南字等營。湘軍轟擊了一整日，太平軍傷亡重大，終於撤退。七月初一日，太平軍又使用極大的西瓜炸砲進攻劉連捷的下關營壘，每顆砲彈重三十餘觔。劉連捷獲得李成謀部水師的協助，將太平軍擊退。李成謀和劉連捷都身受輕微鎗傷。

接著，劉連捷部在營壘外面挖掘濠溝，掩飾開挖地道作業。³⁶七月初六日，太平軍又向下關營壘進攻³⁷。太平軍用西瓜砲將營牆轟塌數丈，又「負油簍，伏壘邊，躍躍欲上」。劉連捷和李成謀「極力堵住，斃賊無數」，太平軍才撤退。³⁸

2. 湘軍攻佔印子山七甕橋

六月初一日起，曾國荃督令各營進攻印子山營壘，久攻不下。七月初五日夜晚，他派遣湘軍游泳過河，襲擊攻破賽拱橋邊一座土壘，將守軍全部殲滅。

城西太平軍屢次向湘軍進攻，被候選道陳湜擊退。曾國荃爲了減輕西北兩面湘軍的壓力，因此在七月初六夜晚，分兵三路進攻印子山。三更時，湘軍「束草填濠」，拔除竹籤，架設雲梯，太平軍「槍礮如雨」，湘軍奮不顧身，投擲火彈，「肉薄齊登」。初七日黎明，湘軍攻克山頂石壘，佔領了印子山。

這時，七甕橋營壘的太平軍，增加部隊固守。初九日，太平軍數路向湘軍攻擊，湘軍分頭將太平軍擊退。七甕橋旁邊的湘軍乘勢進攻，攻克七甕橋石壘一座土壘三座。李秀成率領手持洋槍的太平軍一萬餘人，出城通過七甕橋向湘軍猛撲。在印子山督戰的曾國荃命湘軍佯敗誘敵，而令馬隊從右路包抄，一部從正面前進。提督蕭孚泗等分路進擊，將太平軍「衝爲兩段」，鏖戰三個時辰，太平軍敗潰。湘軍三路追擊，殺死許多太平軍將士。

34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6月27日，〈曾國藩奏報金陵皖南江西等路軍情摺〉，頁262。

35 同註30。

36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7月12日，〈曾國藩奏報近日戰守事宜各條摺〉，頁268。（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復官中堂〉，頁57-58。

37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7月27日，〈曾國藩奏報皖南江西各路軍情梗概摺〉，頁283。

38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復官中堂〉，頁57-58。

接著，曾國藩採納曾國荃的意見，抽調駐江浦的蕭慶衍率領七個營渡江，駐紮七甕橋河邊，以便控制秣陵關經由小河進入金陵的補給線。曾國荃又說：「金陵城大，必須增募萬眾合圍。」³⁹ 曾國藩便下令再招募軍隊一萬人。不久之後，圍攻金陵的湘軍兵力也就增加到將近四萬人。⁴⁰

3. 湘軍攻克上方橋

曾國荃認為江東橋是金陵西南面的要隘，上方橋則是東南面的補給線；因此，他命陳湜圖謀江東橋，蕭慶衍進攻上方橋。上方橋小河西岸有兩座太平軍營壘。七月二十日，蕭慶衍率領七個營逼近上方橋構築營寨。上方橋和七甕橋的太平軍前來攻擊。曾國荃派遣蕭孚泗、李臣典等領兵分別前往阻遏，使蕭慶衍得以將牆壕構築完成。二十二日，曾國荃又派遣李祥和等率領兩營進到太平軍營壘前面紮營。太平軍猛烈撲向湘軍，湘軍力戰將太平軍擊退。湘軍營壘構築完成後，用巨砲日夜向上方橋轟擊。二十九日，曾國荃暗中派遣熊登武等率領三營繞到上方橋後方約五里處，搶築六座小營，以便切斷太平軍後路。河東太平軍聯合七甕橋和秣陵關的友軍，集結數支大部隊向湘軍進攻。蕭孚泗、李臣典領兵迎戰，伍維壽等又率領騎兵從右翼包抄。太平軍驚慌潰退。湘軍追擊到秣陵關，攻破關卡十餘座，擄獲船隻十餘艘。是夜，蕭慶衍派兵背負莖稈，進到上方橋壕邊，填塞壕溝，並拔除地籤，吶喊進攻，躍入營壘。次日，湘軍攻佔上方橋兩座土壘。太平軍無法再經由小河運送糧食。

4. 湘軍攻克江東橋

江東橋石壘高聳，環繞著木城，有兩道壕水。陳湜攻打了數月，未能攻下。於是，陳湜製造小渡筏，準備架設浮橋；八月初，又指揮吳隆海等部準備竹筒一千餘管，裝滿火蛋，製成大型噴筒。十一日夜晚，黑雲密佈，陳湜挑選精兵數百人徒涉越過壕水，藏匿在石壘下方，然後將噴筒投擲到石壘內，爆炸聲陸續不斷。太平軍正驚慌失措，湘軍一部衝過小渡筏浮橋，拔除花籬；一部從右路抄出壘後，吳隆海等部從左路包抄到旱西門。陳湜指揮大隊繼續挺進，太平軍用大砲連環轟擊。湘軍噴筒的火勢延燒到木城。湘軍敢死隊用雲梯從四面肉搏登上石壘。先登上壘的士兵負傷倒地，陳湜等拔刀壓陣，湘軍不敢後退，有緣著梯子爬上石壘的，有從砲眼內蛇行爬行進去的。太平軍紛紛逃命。次日拂曉，湘軍攻克

39 (清) 朱學勤，《方略》，349卷，頁14-16。

40 (清) 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3。

石壘，並陸續攻克其他營壘。城內太平軍出來救援，這時蕭孚泗等率領南路部隊抵達，合力將太平軍擊退。陳湜又增建數座營壘，和水師相互支援，控制水西、旱西兩門通路。⁴¹

這時，由於皖南處處告急，曾國藩調鮑超軍前去救援，而命曾國荃分兵保護下關和七里洲各營後路。八月十六日，曾國荃派遣記名提督張詩日率領南路四營前往幕府山駐紮。同時，曾國荃又派遣易良虎等返回湖南，召募數營新兵。⁴²

5. 湘軍攻克上方門等地

這時，金陵東南沿著秦淮河岸，還有數座太平軍石壘。距金陵城較近的有中和橋、雙橋門、七甕橋，稍遠的有上方門、高橋門、土山、方山。再向南，還有秣陵關、博望鎮。曾國荃認為若不能攻克，則不能制太平軍的死命。於是，他命蕭慶衍、彭毓橘、蕭孚泗等領兵在河流曲折處架設浮橋，捆紮渡筏，計劃東渡紮營。太平軍事先在東岸構築數座土壘，和湘軍相抗。蕭慶衍使用巨砲轟擊。九月十八日，他派遣李祥和等在西岸上下游，構築三座兵營，準備渡河。數千名太平軍在岸邊用洋槍和湘軍相互攻擊，相持了兩日。二十日四更，李祥和等率領精兵從下游渡河；蕭慶衍領兵從上游渡河，攻破太平軍五座土壘。不久，城中太平軍前來爭奪土壘，蕭慶衍一面搶築營寨，一面率領湘軍向四周前進，擊敗了太平軍的先鋒，在東岸構築營壘。二十二日，太平軍又派兵前來襲擊。陳湜、彭毓橘、蕭孚泗領兵東渡，攻擊太平軍左翼。湘軍一直打到七甕橋後方，攻佔太平軍營壘一座，切斷了雙橋門以東和金陵的聯繫。蕭慶衍又領兵進攻中路太平軍的腹心，多名湘軍將領戰死。湘軍將士憤慨，爭相殺敵，太平軍戰敗潰逃。蕭慶衍率領騎兵阻斷太平軍的退路。於是，湘軍一舉攻克上方門、高橋門、雙橋門等石壘。

6. 湘軍攻克七甕橋等地

二十二日，方山、土山的太平軍，在湘軍分路合擊之下，都棄壘逃遁。七甕橋的太平軍也想逃遁。這時，蕭孚泗、彭毓橘、熊登武等八營在七甕橋東岸駐守，李臣典率領五營在西岸前方堵截，準備夾攻七甕橋。突然，太平軍援軍從金

41 《文獻彙編》，（二），同治2年8月27日，〈奏陳金陵陸師攻破上方橋江東橋兩隘摺〉，頁1654-1661。《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8月27日，〈曾國荃奏報金陵東路佈置及攻克上方橋等處敵壘片〉、〈曾國藩奏報金陵各軍平毀上方橋江東橋諸堅壘摺〉，頁318-322。（清）朱學勤，《方略》，卷351，頁25-27；卷352，頁9-10。

42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8月27日，〈曾國荃奏報金陵東路佈置及攻克上方橋等處敵壘片〉，頁318-322。

陵出城攻擊湘軍，多名湘軍將領戰死。蕭孚泗、彭毓橘督促各軍奮戰，擊退太平軍援軍。二十四日夜晚，湘軍派出敢死隊暗中放火焚燒太平軍營壘，太平軍從濃煙中衝出。於是，湘軍攻克七甕橋石壘，殺死太平軍不計其數。

7. 湘軍攻克中和橋秣陵關

太平軍在博望鎮設有兩座關卡，七座石壘。九月十八日，金柱關湘軍守將朱南桂率領五營前往偷襲。四更，朱南桂領兵銜枚急行軍，武明良爲右翼，朱洪章爲左翼。十九日拂曉，湘軍各路前鋒齊集到博望鎮關卡下。守軍鎗砲橫飛，湘軍無法迫近。朱洪章等太平軍稍微鬆懈時，將巨砲運到前面，轟擊一發便擊斃數人。武明良又用火箭密集射擊，右邊關卡哨柵著火燃燒，太平軍救火亂竄。湘軍乘勢殺入，搗毀關卡。石壘的太平軍傾巢而出，朱南桂領兵往來衝殺，但未能遏阻太平軍。這時，朱洪章、武明良暗中領兵繞出頭壘，爬牆登上石壘。太平軍回頭看到石壘上已經換上湘軍旗幟，不知所措。朱南桂乘勢剿殺，將太平軍趕到長流陂，大約半數的太平軍墜河溺死。然後，朱南桂返回博望駐守。十九日，湘軍攻破博望鎮二座關卡、七座營壘。

二十五日，曾國荃又派遣趙三元等率領馬、步九營向秣陵關進攻；陳湜等率領八營向七甕橋進攻。陳湜進到西岸，和熊登武等會師，一戰攻克中和橋。秣陵關的太平軍則棄營逃跑。湘軍追擊到河岸，斬殺了太平軍兩百餘人。到此，紫金山西南太平軍據點全被湘軍攻陷。

8. 湘軍攻克孝陵衛

同月，曾國荃又命副將朱洪章攻佔孝陵衛。孝陵衛有數座太平軍營壘。朱洪章從七甕橋前往攻擊。他命一部湘軍偽裝成太平軍，從雄黃鎮繞道攻擊孝陵衛；一部湘軍在濫房設伏，準備攔截撤退的太平軍。他則率領馬隊親兵接應。夜晚，湘軍抵達孝陵衛營壘前，守壘的太平軍問是誰。湘軍不答話，一直向前殺入。黑夜中太平軍不知虛實，分別奪路逃走。濫房的伏兵出來截擊，朱洪章的馬隊也趕到。酣戰間，報告說曾國荃來到。朱洪章叫營官轉告說：「孝陵衛十餘壘已被我軍奪獲矣。」然後繼續追擊太平軍。曾國荃審訊俘虜。俘虜說：忠王恐怕官軍攻打孝陵衛，所以命令三萬人前來駐紮，沒料到官兵突然衝入，太平軍還以爲是友軍前來支援，所以沒有防備。曾國荃說：真是天意。次日，曾國荃和朱洪章一同「踏勘地勢」，準備開挖長壕。朱洪章「口講指畫，分段丈量」，下令用向榮、張國樑兩人以前的前壕作爲後壕，「另加寬深，俱六丈，接七甕橋河，直抵孝陵

衛，約長三十里，以四十八營分防之」。⁴³

九月二十七日，曾國荃等在孝陵衛勘察地勢時，太平軍突然從朝陽、太平門衝殺出來，和湘軍交戰。蕭慶衍、陳湜分頭迎擊，蕭孚泗、李臣典領兵從城邊進行包抄。太平軍護王陳坤書指揮督戰。曾國荃下令在山麓埋伏洋槍隊，等太平軍靠近時予以攻擊。陳坤書中槍墜馬，太平軍陣勢大亂，分路逃竄。湘軍騎兵展開追擊，俘獲一百數十人。⁴⁴

十月初五、六日，湘軍又攻克淳化、解溪、隆都、湖塑、三岔鎮，肅清了金陵東南方百餘里內的太平軍據點。十五日，湘軍進到孝陵衛一帶駐紮，切斷了金陵東南方的補給線。⁴⁵

八月初一日，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屬下劉銘傳部攻佔江陰。十月初一日，彭玉麟部收復高淳。初三日，易開俊收復寧國。初七日，彭玉麟、鮑超攻克東壩。十二日，鮑超攻克建平，收復溧水。二十五日，李鴻章收復蘇州。十一月初一日，郭松林等攻佔無錫。⁴⁶

（三）湘軍完成合圍部署（參閱圖3）

1. 聚寶門湘軍地道攻勢受挫

湘軍從同治二年四月起，開始挖掘地道攻城。十一月，通向城南聚寶門的地道即將完成。⁴⁷ 太平軍事先在城內修築月城，⁴⁸ 在城下牆角開挖地道，和湘軍地道相對，這時即將穿透湘軍地道。曾國荃認為不能等待橫道（指地道達到城牆下方時，再向左右兩方挖掘的地洞，以便安放火藥）整齊，因此連忙在初五日安裝火藥四萬斤，夜間封閉地道口，並派兵進攻聚寶門。初六日五更火藥爆炸。這時，湘軍在城濠上的浮橋也架設完成。城牆被轟塌十餘丈寬，很多太平軍被磚石、土塊擊傷。但由於城身厚達八丈，火藥只轟塌城牆外側三四丈而已，內側依

43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叢書集成續編》），頁38-39。

44 《文獻彙編》，（二），同治2年10月12日，〈奏陳金陵陸師攻克東南八隘並克復秣陵關摺〉，頁1921-1926。《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2年10月12日，〈曾國藩奏報金陵陸師疊克要隘摺〉，頁358-361。

45 《文獻彙編》，（三），同治2年11月，〈附陳曾國荃進攻金陵軍情蒙城解圍片〉，頁1973。

46 （清）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3，頁4-6。

47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王峰臣〉，頁1-2。

48 同註45。

然聳立，沒有造成缺口；而兩側城牆也仍然壁立，沒有斜坡可以上去。湘軍跑過城濠上架設好的浮橋，衝向崩塌處。城頭太平軍用大砲、洋鎗攻擊湘軍，砲彈、子彈如同雨點。湘軍傷亡三百餘人，湘軍攻勢受到遏阻。⁴⁹

2. 李秀成提議讓城別走

十一月初十日，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帶領數百騎兵，由太平門潛回金陵城中。

十一日，李秀成向天王洪秀全上奏說：「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外救不來。」因此，他提議實行「讓城別走」的戰略。就是放棄天京，全軍突圍，保存實力，再圖發展。洪秀全大為憤怒，嚴厲斥責李秀成。李秀成又下跪說：「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九帥兵得爾雨花臺，絕爾南門之道，門口不能爾行。得爾江東橋，絕爾西門，不能為用出入。得爾七甕橋，今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絕門。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戰兵無有，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婦女者多，食飯者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也！」洪秀全說：「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王（洪仁達）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誅之！」洪秀全堅持不肯採納李秀成的建議，李秀成含淚退出。

以後，天京政事，洪秀全都「交其兄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於是，太平天國政事日益腐敗。⁵⁰

3. 湘軍加強封鎖金陵

十一月，曾國荃命令蕭孚泗等在金陵北面接近城牆一帶修築一座月城。十三日，太平軍前來偷襲湘軍，湘軍加以擊退。太平軍也在城池旁邊增建營壘，以防湘軍地道攻勢。十六日晚上，湘軍再次進攻，攻破太平軍所修築的營壘。⁵¹

這時，湘軍已經奪取金陵城外的許多據點，金陵城東、西、南三面，都被湘軍佔領，只有東北面的鍾山石壘尚未佔領，北面尚未合圍，因此還無法制太平

49（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王峰臣〉，頁1-2。

50（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增補本），頁339-340、345-346。

51（清）朱學勤，《方略》，卷360，頁10。

軍的死命。⁵² 而且湘軍糧餉缺乏，大多食用稀飯，餓著肚子進行圍城作業。⁵³

聚寶門地道攻勢受挫以後，曾國荃決定經營城北。他叫楊岳斌派遣彭楚漢、丁泗濱率領水師雪夜巡邏江面，見到有民衆用小艇載運米糧偷渡接濟城內的，便加以攔截，以便斷絕太平軍江面的接濟。他又命朱洪章、武明良等營各抽出三成部隊，繞到鍾山後方，每夜輪流攻擊，以便斷絕太平軍陸路的接濟。然而，由於城北地面太過寬闊，太平軍仍能利用雨夜搬運糧食。於是，曾國荃再調派駐金柱關的朱南桂等六營協同圍困金陵。同治三年正月，朱南桂等抵達城北駐紮。

4. 湘軍攻克天堡城

同治三年正月，曾國荃決定攻佔居高臨下的鍾山頂峰石壘一天堡城，因而問朱洪章，「應用何策克之」。朱洪章說：請曾國荃不要到他的營壘，他自然有辦法攻克。曾國荃問為何。朱洪章表示：曾國荃如果前來，他們一定會迎送，太平軍認為湘軍不敢懈怠；曾國荃不來，太平軍見湘軍正在挖壕修壘，如果乘機前往攻擊，一定可以成功。曾國荃同意。於是，朱洪章向各營官說：「今年是我三十歲生辰，九帥要來觴慶，煩為我往喚戲班。」到時候，曾國荃派人來送禮，營官也來送禮。朱洪章又找來戲班演戲。

二十一日，李秀成見孝陵衛湘軍營壘日夜宴樂，於是派遣大批太平軍從朝陽、洪武、太平三門出城，去奪回孝陵衛。⁵⁴ 太平軍向孝陵衛一帶進攻，撲向湘軍濠牆，拔除地籤，意圖登上營壘。湘軍在牆後用槍砲射擊，太平軍仍然猛烈進攻。朱洪章和武明良留下部分兵力固守營寨，一面率領部隊出濠攻擊，⁵⁵ 並設下埋伏。湘軍交鋒後首先佯敗，故意拋棄旗幟，「依山而走」。太平軍拼命猛追，進入伏擊陣地。湘軍伏兵「四面突出」。⁵⁶ 朱洪章、沈鴻賓等從右路進攻，武明良等從左路進攻。雙方肉搏了一個時辰以上，⁵⁷ 在湘軍「連環鎗砲」攻擊之下，太平軍「大挫而敗，奪路奔走」。湘軍「揮戈掩殺，鎗刀響處，屍頭亂滾」。⁵⁸ 湘

52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53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郭筠仙〉，頁2；〈復李季荃〉，頁3。

54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39-40。

55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2月12日，〈曾國藩奏報攻克鐘山合圍金陵情形摺〉，頁432-434。

56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39。

57 同註55。

58 同註56。

軍共打死太平軍黃衣騎士數十人，步兵七八百人。太平軍一路向天堡城狂奔，⁵⁹一路向金陵城撤退。朱洪章向西追擊。沈鴻賓、羅雨春向北追擊，⁶⁰並乘勝逼近天堡城石壘下方，「四面環攻」。⁶¹羅雨春攀登崖壁，身中槍傷，差點墜落山下。沈鴻賓率領兵丁繼續抵達，並用火毯、火箭從城堡後方投入堡內。不久，天堡城著火，太平軍大多冒著火勢突圍而出。湘軍從砲眼中肉搏而上，殺死許多太平軍，攻佔了天堡城。⁶²朱洪章正在追擊時，聽到鍾山砲響，回頭一看，只見天堡城已經全部豎起湘軍旗幟。退向金陵城的太平軍沿著城腳逃走。李秀成在城頭痛哭，叫城下太平軍拼死抵擋。湘軍繼續追殺，太平軍被殺的很多。湘軍追到朝陽門、太平門一帶，李秀成命守軍投下火藥。朱洪章才下令收隊。⁶³從天堡城突圍的太平軍也被朱洪章、武明良等部四處抄殺，無一倖免。⁶⁴是役，湘軍生擒太平軍三百餘人，擄獲三百餘匹騾、馬以及無數的軍械。湘軍也傷亡數十人。

曾國荃向朱洪章說：「金陵之克，全仗此舉也。」接著，朱洪章因雨花臺解圍戰功，被升為記名總兵，加提督銜。這時，孝陵衛一百餘里的陣地都由朱洪章管轄。⁶⁵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太平軍向天堡城進攻，都被湘軍擊退。

5.湘軍完成合圍部署

同月二十四日，曾國荃派遣蕭孚泗、蕭慶衍率領馬、步十二營，進到太平門外列隊，掩護湘軍修築兩座營壘，接著又命湘後左右營駐守營壘。這時，梁美材部駐紮洪山，朱南桂部駐紮北固山，堵住神策門大路。只有玄武湖一帶沒有湘軍駐紮，由於湖水極寬，太平軍無法由此處出入。⁶⁶這時，湘軍已經「紮營扼斷神策、太平兩門大路，金陵城北之圍，自此始合」。⁶⁷而湘軍合圍金陵城的部署到此也大體完成。⁶⁸

59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致黃南坡〉，頁5-6。

60 同註56。

61 同註59。

62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2月12日，〈曾國藩奏報攻克鐘山合圍金陵情形摺〉，頁432-434。

63 同註56。

64 同註62。

65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39-41。

66 同註62。

67 (清)《剿捕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同治三年二月分，上諭，同治3年2月19日，頁199-200。

68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不久，朱洪章接到駐下關、草鞋夾的副後營來函說：近日李秀成「逐日出隊，並勾洋人用開花砲，將渠營前面砲台全行掃平。」同時，曾國荃叫朱洪章前往支援。傍晚，朱洪章領兵抵達副後營。營官劉連捷說：「今日開花砲漸稀，惟中砲子弁勇均多傷亡；前面缺壘，實難紮成。」這時，副後營已經傷亡一千人。次日天未亮，朱洪章前往偵測，見前面堤埂微高，下面草皮很多。他認為前次壘壁用甃石構築，所以不夠堅固；因此派遣一百餘人攜帶鋤頭，先去將草皮鏟下。太平軍毫不在意。是夜，朱洪章率領他的部隊前往，將前面壘壁用草皮修好。這時「月朗星稀」，湘軍趁機將後面陣地一齊修成。接著，劉連捷營向前安放砲位。天亮時，太平軍前來攻擊。朱洪章率領親兵六十名，「俱帶洋鎗，由堤埂掩旗而進」，又令一部用大旗五六面遮蔽劈山砲三尊。太平軍「搖旗吶喊，蜂湧而來」。朱洪章下令開砲，「轟然一聲」，太平軍龍旗隊伍內「人馬亂滾」。前面朱洪章的親兵「抄出截殺」。城內太平軍前來接應，朱洪章才收兵。

接著，曾國荃召見朱洪章，說：「我意欲速成合圍之勢，應如何分佈。」朱洪章說：「太平門至草鞋夾八十餘里，現營太少，非添三十營，不敷分布」，「請函商中堂（曾國藩）另由湖南添募二十營來。」曾國荃說：「由湖南新募成軍，然後東下，約期非十月不能」。朱洪章說：「三五營陸續而至，未為不可。」曾國荃同意。次日，曾國荃又召見朱洪章，說：「四川駱宮保（駱秉章）派員至湖南招勇二十四營以為防邊，目下四川無事，李撫軍（李鴻章）函致家兄，言金陵若須添兵，免行撤散」；「我已飛函復家兄」，「飭令新募各營乘舟星夜東下。」朱洪章說：「新軍若到，祇宜更換老營往朝陽門一帶合圍，新勇縱好，總不放心。」曾國荃贊同。

6. 金陵城內缺乏糧食

某日，有紳民來見朱洪章。說：「長壕挖斷，賊糧已阻，惟水路尚通，賊由丹陽、句容陸運糧至江邊，夜間用小船偷運進城。」朱洪章帶親兵十餘人前往偵查，發現「離孝陵衛四十里，果有一隄，約長二十里，兩面俱深溝」，並有數千名太平軍「解運糧米」通過。次日早晨，朱洪章前往，「以一營伏隄東濫房內，以二營伏隄西」。午後，太平軍通過，「人羣馬駝，絡驛不絕」。湘軍「信砲一響」，伏兵四面出擊。太平軍「倉卒間棄糧逃命」。湘軍加以追擊殲滅，並擄獲糧米三千餘石，騾馬數百頭。朱洪章「將米往給各鄉貧民，以騾馬分賞士卒。自此後派隊往截，無一空回，共獲米約四萬石，殺賊約萬餘」。⁶⁹

正月二十四日，李鴻章的蘇軍收復宜興；二月，攻克溧陽、嘉興。⁷⁰這時，金陵城百里以外，像鎮江、東壩、溧水、金柱關都有湘軍重兵駐守，宜興、溧陽也被蘇軍克復，金陵城內太平軍的外援斷絕，城中缺乏糧米。⁷¹二月，浙江巡撫左宗棠攻克杭州。以後，李秀成時常放老幼、婦女出城。⁷²李秀成向洪秀全說沒有糧食。洪秀全說可以吃「甘露」。大家知道無用，於是在城內種植麥子。⁷³

所謂甘露，又作「甜露」。金陵城內缺乏糧食，洪秀全「將百草之類，製作一團」，叫大家食用，稱為「甜露」。但根本無效。「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求李秀成救命。同治二年七、八月，李秀成還能將自家的銀米拿出來救濟貧民和自己的「窮苦官兵之家」，後來甚至將「家內母親以及婦女手飾金銀變給為軍資」。到了十二月，李秀成本身也「無銀無米」，無法再接濟貧戶。以後，李秀成請求洪秀全放窮人出城活命，洪秀全不肯。「閤城男女飢餓，日日哭求。」李秀成秘密下令：准許城中窮家男女出城逃命。到城陷之前，被放出城的共有十三、四萬人。而城內「不修政事」，「賊盜蜂張，逢夜，城內砲聲不絕，搶劫殺人」，甚至「全家殺盡」。⁷⁴

湘軍合圍後，靠近城壁的營地，每夜都聽到城內喧嘩紛擾的聲音，直到天亮。逃出來的難民說：城內太平軍為了爭奪糧食，自相殘殺。

7. 湘軍攻破城外月圍

同治三年二月初七、初八日，曾國荃派遣湘軍向城壁猛攻。初八日夜晚，十餘名湘軍用雲梯攻上了城頭。但大批太平軍立即抵達，拼死抵抗，鎗砲施放猛烈，湘軍後面的隊伍無法繼續前進。湘軍傷亡了數十人，無功而回。⁷⁵

三月，鮑超攻克句容、金壇。四月初六日，李鴻章攻克常州。初八日，清軍收復丹陽。到了這時，江蘇郡縣，除了金陵之外，都被清軍收復。⁷⁶

69 (清) 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0-44。

70 (清) 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3，頁6-7。

71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2月12日，〈奏報官軍攻克鐘山石壘金陵合圍摺〉，頁2353-2358。

72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3月6日，〈曾國藩奏報近日軍情並楊岳斌師船無庸飭調鄱湖片〉，頁490；同治3年3月21日，〈曾國藩奏報克復句容及近日軍情片〉，頁525-526。(清) 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7。

73 (清) 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7。

74 (清)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46-347、358-359。

75 (清) 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趙玉班〉，頁6-7；〈復金眉生〉，頁7-8。

76 (清) 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卷3，頁7-8。

三月初五日，曾國荃前往孝陵衛，叫朱洪章「移營近城，開挖地道」。朱洪章主張「先紮三壘於孝陵衛爲犄角之勢，然後紮龍脖子，多築砲臺，日夜轟擊，使賊不能立腳，方可開挖地道」。曾國荃同意。這時，新募兵丁到齊，曾國荃令朱洪章「先以長勝左中二營移紮孝陵衛，煥字營移紮城腳」，朱洪章「帶親兵往紮龍脖子」。朱洪章便「逐日督勇加修營壘，開挖地道」。⁷⁷ 這時，圍攻金陵的湘軍兵力增加到五萬人。⁷⁸

曾國荃本來堅持運用圍困戰略，等待金陵城內糧食用盡。不久，他發現城中「遍地種麥，一至成熟之期，又延時日」。⁷⁹ 所以，三月初，他在朝陽、神策等門以及鐘山一帶，增建二十餘座營壘；又在距城五十、六十、七十丈處，開挖地道十餘條，日夜施工，其中有的遭到水石的阻隔。⁸⁰ 到了三月，湘軍前後所挖掘的地道，南門有一道，⁸¹ 城東朝陽門和城北神策、金川門共十餘道。⁸² 挖掘地道時，士兵點燃火把進入地洞，如果地道牆壁崩裂，洞穴阻塞，那挖掘地道的士兵便被活埋在內。⁸³ 太平軍或者在城牆外側構築月圍，然後在月圍內對挖地道，迎向湘軍地道，加以穿透。⁸⁴ 一旦穿透，便使用毒煙去燻湘軍，或是用沸騰湯水淋灌湘軍。湘軍敏捷的或許能夠逃脫，遲緩的便被殺害。⁸⁵

三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等日，湘軍攻破朝陽門外的兩座月圍，焚毀太平軍囤積的火藥，殺死很多太平軍。湘軍則傷亡將近三千人。⁸⁶

8.五月神策門湘軍地道攻勢受挫

五月二十五日夜晩，湘軍地道抵達神策門月城下方。次日黎明火藥爆炸，⁸⁷

77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4-45。

78 (清)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6。

79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趙玉班〉，頁11。

80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致劉中丞〉，頁17-19；〈致駱制軍〉，頁25-26。

81 同註78，頁17。

82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4月12日，〈曾國藩奏報金陵江西皖北等處軍情片〉，頁593。

83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卷4，〈金陵湘軍陸軍昭忠祠〉，頁12-14。

84 (清)王定安，《湘軍記》，卷9，〈圍攻金陵〉，頁17-18。

85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卷4，〈金陵湘軍陸軍昭忠祠〉，頁12-14。

86 《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4月12日，〈曾國藩奏報金陵江西皖北等處軍情片〉，頁593。(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臺北：學生出版社，民國53年)，(三)，同治3年5月27日，頁1381-1382。(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富將軍〉，頁11。

87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5月26日，頁1380-1381。

但僅僅轟塌城牆外側數丈，內側直立不倒。⁸⁸而前一夜，湘軍攻城部隊陣地燈火通明，人聲吵雜，太平軍早已「嚴兵以待，煙火甫盡，萬槍齊列。官軍將近數十步，受傷已數十人，不得進而返」。⁸⁹當湘軍撤退時，朱洪章令部隊「抬兩尊劈山砲向垛口連轟」。太平軍才退避，湘軍「各隊始陸續收回」。⁹⁰

太平軍對抗地道的手法非常熟練。太平軍遙遙望見湘軍先鋒營的駐地，便知道下方會有地道。而李秀成登上城頭瞭望，見到地面草色不同，也知道下面會有地道，而下令在城內構築月城。接著估計地道的方向，先從城內挖掘直直的地道透出城外，然後分頭橫向挖掘暗濠。湘軍時常兩、三條地道同時並進，太平軍則估算湘軍地道的寬狹，而決定所挖橫濠的長度，挖掘相同數目的橫濠等待，十之八九都估算正確。五月，金川門一帶，劉連捷等所挖的三條地道，二十二、二十三日都被太平軍穿透。神策門北方，張詩日等所挖的兩條，二十日被穿透。神策門朱南桂所挖的六條，被穿透五條。二十六日轟炸的，是其中一條加以修復的。龍脖子以南和朝陽門一帶，朱洪章等所挖的還沒有被破壞。李祥和等所挖的，都在五月抵達城根時被穿透。蕭孚泗等的五條，距離還很遠。⁹¹而兩個月內，湘軍圍攻金陵，由於「逼城太近」，被太平軍用洋槍狙擊而傷亡的，多達四千餘人。這時，城中收割了新麥，可以支持數月。曾國荃又積勞成疾，「身發濕毒」。⁹²

9. 湘軍攻克地堡城

紫金山龍頸俗稱龍脖子，在鐘山第三高峰南麓，高度八十公尺。太平軍在鐘山第三高峰上構築了天堡城，又在龍脖子構築地堡城，⁹³湘軍攻克天堡城後，地堡城依然扼住隘路。⁹⁴五月，曾國荃命朱洪章攻打地堡城。朱洪章率同信字營官李祥雲前往。二十九日中午，朱洪章偵測地形。他和李祥雲「扮作割草馬夫，帶二三哨官斷續而行」。地堡城有「石壘三座，周圍濠溝三道，三面依水，一面依山；壕外栽梅花樁十餘層，砲台亦甚堅固。」回營後，朱洪章「令今夜分兵四路

88 (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蔡少彭〉，頁24。

89 同註87。

90 (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6。

91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5月27日，頁1381-1382。印鸞章，《清鑑》，卷8，頁585。

92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5月22日，〈奏陳遵旨會師籌剿金陵摺〉，頁2664-2665。《檔案史料》，第25冊，同治3年5月22日，〈曾國藩奏覆遵旨會師籌剿金陵緣由摺〉，頁725-727。

93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8-369。

94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

進，長勝左右營依山往撲，煥字營依水往攻，信字右營伏大路側，信字中左營伏城邊」。又下令：若能克復地堡城，每營獎賞「千金」。四更時，湘軍出發，進到龍脖子。朱洪章「帶隊潛行，至石壘，聽賊營更鼓無聲，遂帶親信兵數十名，一擁而登，齊聲喊殺，並擲火毬」。太平軍「不知兵從何來，但見火毬騰空，殺聲不絕」；於是「不敢迎敵，紛紛鼠竄。長勝、煥字各營奮勇並進」。天亮時，城中太平軍「出隊來援」，被信字營攔住。⁹⁵ 三十日，朱洪章率同李祥和、羅逢元、李祥雲等攻佔了地堡城，佔據了居高臨下瞰制金陵城的態勢。⁹⁶

是日中午，曾國荃抵達龍脖子，並說：「湖南新募之勇」即將抵達。朱洪章說：「新勇初到，不識地利，請大人吩咐令紮老營（孝陵衛）前後長壕，將老營移紮太平門。」曾國荃同意。⁹⁷

六月初一日起，湘軍逼近地堡城附近的金陵城牆，輪流猛攻，⁹⁸ 攻擊了三夜，傷亡精銳三四百人。驍將總兵陳萬勝被火藥焚身，王紹羲被砲彈貫穿腹部，兩人都陣亡。⁹⁹ 總兵李臣典探知城內米麥尚可支持數月，他怕湘軍五萬餘人筋力即將用盡，於是領兵在距城牆十餘丈的龍脖子山麓重新開挖地道。這裡太平軍砲火非常密集。提督蕭孚泗、熊登武等在山麓修築砲臺數十座，隨著山勢高低，分數層排列，安放大砲一百餘尊，日夜向城頭一帶轟擊。又派兵割取濕的蘆葦、蒿草，捆紮堆成小山，覆蓋沙土，高度和城頭一樣。東路地勢極高，西路地勢極低。湘軍揚言從東路進攻，暗中則從西路進攻。蕭孚泗、張詩日、蕭慶衍、羅逢元、劉連捷、記名道員彭毓橘等部連日持續攻擊，半個月都沒有收隊。湘軍砲火將城頭女牆擊毀，使城頭上太平軍無法立足。而湘軍肉搏進逼，損傷精銳極多，驍將總兵郭鵬程陣亡。¹⁰⁰

10.六月神策門湘軍地道攻勢受挫

六月十四日，朱南桂等的地道通到神策門下方。清晨，引燃火藥爆炸，月城

⁹⁵（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0-43。

⁹⁶《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從戎紀略》，頁43。又，攻佔地堡城日期，後書誤作「正月二十一日」。

⁹⁷ 同註95，頁43。

⁹⁸《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

⁹⁹（清）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卷8，〈復蔡少彭〉，頁24。

¹⁰⁰《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同治3年6月23日，

被轟為平地，但主城壁並未受損。湘軍奮勇前進，太平軍在城頭排列火藥數十桶投擲而下。湘軍傷亡三百餘人，只好收兵。¹⁰¹

六月上旬，在太平門方面，昆字營「用生草填壕」。曾國荃問朱洪章行不行。朱洪章說：「派隊往採生松來，穿成木排，用木滾推近城腳，上面厚堆土泥，任賊用火藥來燒，萬無一失；然後依城再紮營壘，開挖地道，不過離十丈之遙，「三五日必成功」。曾國荃「恐又多傷士卒」，猶豫不決。某日有報告說：「昆字營以搬草填壕，傷亡千餘。」曾國荃決定採用朱洪章的建議。朱洪章說：「紮營近城，可保無傷，只搬運出入間有難保」，他「今夜告李營官將擋牌高立土堆，不過片時，可將營之前面脩好，再築一小砲台堵禦，使賊不能近；然後開挖地道，只城中賊一夜不來攻，即可以成。」又說：「自古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請大人回營，五日之內可不必到此，以免見之惻然。」接著，朱洪章便構築營壘。不久，太平軍「數十隊前來，直列於挖壕紮壘上，忽用火藥擲下」，焚燒朱洪章的先鋒營。「幸木排堆土甚厚，燒而不入」。朱洪章下令施放洋裝大砲，「群子如雨」，將太平軍擊退。

李祥雲請朱洪章增派兵力挖掘地道。朱洪章「令每營以六成隊去，限一夜成功」。四更時，地道挖掘完成。朱洪章問：地硿（裝置火藥處）何時完成。李祥雲說：「只要挖處無石峽，三日可成，五日可以裝藥。」十四日，曾國荃來到，問何處可以觀測。朱洪章說：「偽天保城地勢最高，視城中賊情瞭如指掌」。曾國荃登上天堡城，說：「無怪人言偽天保城不克，金陵萬難收復。」又說：「緣何又加修十餘壘。」朱洪章說：「恐賊拼命以火藥來燒，有此數壘，兩面方能抵禦。」曾國荃問地道如何。朱洪章說：「三日可以裝藥」。又說：「自六月初八日迄今，已開挖七日。」十五日，曾國荃又前來龍膊子，表示次日地硿可以完成，是夜他住宿在這裡，以便調派各營。他又命軍裝局預備六千個布袋裝置火藥。信字營請求「搬運松木三百株以作硿口押條」。朱洪章「乘夜將各物具送至」。¹⁰²

〈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二），同治3年7月1日，頁1035-1036。（清）王可陞，《戎輿塵譚》，〈同治三年記事〉，引自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6註四。

101（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6月14日，頁1394。《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

102（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6-48。

（四）湘軍攻佔金陵（參閱圖3）

1. 湘軍從太平門東側缺口攻進城內

六月十五日夜四更，湘軍在太平門方面所挖通的地道內裝設火藥，曾國荃和李臣典在洞口商議。李秀成突然派遣數百人從太平門沿著城腳一直衝向湘軍地道大營。另一支太平軍數百人，從朝陽門出擊，冒用清軍服裝旗幟，手持火蛋，焚燒湘軍火炮陣地以及附近的蘆葦、蒿草。湘軍久戰疲憊，陣地幾乎被突破。賴武維壽、李臣典等堵住左路，彭毓橘、熊上琛等堵住右路，殺死許多太平軍，洞口才得以保全。¹⁰³ 湘軍在太平門下方地道內裝設火藥三萬斤，接著「封築完固，填以大石」。然後「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為引線，貫入穴中；竹內以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¹⁰⁴

十六日黎明，太平軍隊伍在城上四處「蜂盤蟻旋」，「旌旗滿布，人馬奔馳不絕」。曾國荃則集結官兵到龍膊子。並叫朱洪章詢問何營要作第一隊、第二隊。朱洪章說當「頭隊」，劉連捷說作「二隊」。其餘「依次派定」。將領到曾國荃面前立下軍令狀：「畏縮不前者斬」。朱洪章返回本部，分派「頭隊四百名，二隊一千名，餘隊隨在後。弁勇聞打頭敵，無不奮然自振」。朱洪章營抵達龍膊子，又「奉令頭、二隊勇各頂生草一捆以便填壕」。

不久，湘軍各營佈列在龍膊子山崗上。¹⁰⁵ 曾國荃將軍隊分為四路，命令各軍在牆濠旁邊站穩，嚴防太平軍再來突擊。他又下令一部湘軍向太平門一帶攻擊，從黎明攻到午時。這時，李臣典報告封築口門、裝設引線完成。曾國荃下令點火。¹⁰⁶ 「火始入，但聞地中隱隱若雷鳴，歷一小時，忽霹靂砰訇，如天崩地拆」。太平門東側「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¹⁰⁷ 朱洪章營的四百名先鋒，「盡被火藥轟死」。太平門東側城牆被炸開二十餘丈的缺口，「煙塵迷天，磚石飛崩」。¹⁰⁸ 記名總兵武明良、記名總兵伍維壽、記名總兵朱洪章、記名總兵譚國泰、按察使劉連捷、記名提督張詩日、

103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

104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5。

105 同註102，頁48。

106 同註103。

107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5。

108（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8-49。

總兵銜副將沈鴻賓、記名總兵羅雨春、總兵李臣典等都身先士卒，一直衝到缺口，士兵跟著齊頭並進。左路城頭的太平軍，用火藥傾盆投下，焚燒湘軍。湘軍士兵死亡很多，因此稍微退卻。記名道員彭毓橘、提督蕭孚泗、記名提督李祥和、記名提督蕭慶衍等用大刀親手砍殺了數人，士兵才不敢再後退。¹⁰⁹ 太平軍集結數千人死守缺口。朱洪章、劉連捷、伍維壽等率領將士大呼大喊，奮不顧身的向前衝殺。¹¹⁰ 湘軍「十盪十決」，鏖戰了三個時辰，終於擊潰缺口的太平軍，衝入城內。¹¹¹ 是役，朱洪章「左手執旂，右手執刀，奮勇登城」。¹¹²

接著，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率領隊伍登上龍廣山，列隊和太平門的太平軍互相射擊。雙方交戰了一個多時辰，太平軍才撤退。李祥和、記名總兵王仕益等又從太平門月城攻入城內。

2. 湘軍攻佔城東城北

然後，湘軍分四路前進。王遠和、王仕益會同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等從中路，向天王府北面進攻。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等從右路經由臺城向神策門一帶進攻，恰巧朱南桂、梁美材等領兵從神策門舊地道旁邊架設雲梯攻入城內。兩支軍隊會合進攻，兵力更加雄厚。劉連捷等分兵搶佔各座城門，一直打到獅子山，奪取了儀鳳門。中左一路，彭毓橘、武明良等從內城舊址一直攻到通濟門。左路蕭孚泗、記名總兵熊登武、蕭慶衍等分別攻佔朝陽、洪武二門。守衛城頭和城門以及附近一帶的太平軍，全部被殲。湘軍又分兵留守各座城門。¹¹³

3. 湘軍攻佔城西城南兩路及防守各座城門

湘軍攻佔朝陽門後，金陵西南面的太平軍開始出現混亂狀態。湘軍羅逢元、張定魁、彭春年等部從聚寶門西側舊地道所炸壞的缺口，用雲梯仰攻進入城內；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等部由通濟門月城，用雲梯登上城頭。候選道陳湜、即補道易良虎、易良豹等部則猛攻旱西、水西兩門月城。提督黃翼升率領總兵許雲發等水師，攻佔中關、攔江磯石壘，並乘勝猛攻沿岸城堡，接著和陳湜、易良虎

¹⁰⁹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

¹¹⁰ 同註105。

¹¹¹ 《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4。

¹¹² 同註105。

¹¹³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

等部攻佔水西、旱西兩門，將守軍全部殲滅。李秀成率領一部退往清涼山。這時，金陵城門都被湘軍攻破。天色將黑，曾國荃進到龍廣山視察，見大勢已定，便返回指揮所，一面命清軍扼守各處要點。是夜，彭毓橘防守聚寶門、通濟門，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門，黃潤昌、王遠和、朱洪章等部則收隊駐守龍廣山，佈成圓陣，稍微整頓休息。¹¹⁴

4.十六日夜晚的戰鬥

當朱洪章等進到天王府城北時，沈鴻賓、袁大升等則領兵從左路捲旗急行，繞到天王府東面，準備掃蕩太平軍指揮部。太平軍守住石橋，朱洪章部無法渡越城濠。黃昏時，朱洪章收隊退回龍廣山，而伏兵已經進到天王府城南，未能收隊。三更時，太平軍放火焚燒天王府和各王府宮殿，火勢直衝天空，煙燄佈滿城中。¹¹⁵太平軍喊出「城中弗留半片爛布與妖（按：指清軍）享用」的口號。而「官軍進攻，亦四面放火。賊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¹¹⁶天王府南門有一千餘人衝出，手持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奔去。袁大升等知道是洪仁玕，加以截擊，殺死七百餘人。宮殿內侍女自縊的有數百人，死在城濠的有二千餘人。太平軍也放火焚燒街巷要道，阻塞通路。湘軍因路不熟，所以收兵駐紮城上。

初更，有太平軍騎士二百餘人，步兵一千餘人，手持兵器、洋槍，向太平門缺口突圍。這時，湘軍無人防守缺口，太平軍只遭到湘軍零星截擊，太平軍有一千餘人衝出缺口，向孝陵衛方面逃竄。曾國荃聞報，連忙派遣騎兵追擊。湘軍追到純化，生擒太平軍烈王李萬材。湘軍又追到湖熟，殺死若干太平軍。¹¹⁷

5.湘軍搜殺三日

洪秀全早已在四月十九日病死，他的兒子洪福瑱（洪天貴福）登基為幼天

¹¹⁴ 《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又，以上官員官職多據《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攻克金陵最為出力之文武各員清單〉，頁2855-2867。

¹¹⁵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72-373。（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8。

¹¹⁶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6月16日，頁1397。

¹¹⁷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72-373。（清）朱洪章，《從戎紀略》，頁48。又，（清）《軍機處檔摺件》（即《軍機處·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100231號，〈南昌府訊洪天貴福供〉，說突圍在初更。

王。¹¹⁸ 湘軍進城後，搜殺三日三夜。¹¹⁹ 湘軍「貪掠奪，頗亂伍」，甚至「全軍掠奪」。¹²⁰ 十六日初更太平軍突圍時，城內還有七八萬人。¹²¹ 十七、十八等日，湘軍又分段捕殺太平軍，秦淮河「屍首如麻」。¹²² 太平軍強壯的「除抗拒時被斬殺外，其餘死者」不多，「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城上，四面縋下老廣賊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其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或數十刀，哀號之聲達于四遠。」曾國荃雖然有「禁殺良民、擄婦女」的禁令，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蕭孚泗、張詩日等惟知掠奪」。而蕭孚泗在「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¹²³ 三日後，曾國荃才「派兵救火，掩埋賊尸」，救出難民。¹²⁴

從五月底至六月十六日，湘軍陣亡二千餘人，負傷超過四千人。¹²⁵ 湘軍圍攻金陵長達二年以上，前後病死的有一萬餘人，病死、戰死總數超過三萬人。¹²⁶

6. 太平天國覆亡

十六日初更從太平門缺口突圍的太平軍，便是由李秀成所率領的。城陷時，李秀成攜帶幼主洪福瑱離開王府，準備突圍。李秀成將自己的戰馬給洪福瑱騎。李秀成等一度登上西面城牆，想從城西突圍，但見城西外面全部是江水，於是退往清涼山，初更時才從太平門缺口衝出。¹²⁷ 李秀成走了三十餘里，遭遇湘軍，部

118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3-365。《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

119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6。

120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6月16日，頁1396；7月5日，頁1413。

121 《軍機處檔摺件》，100231號，〈南昌府訊洪天貴福供〉。又，曾國藩〈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說：三日之內，共殺死太平軍十萬餘人。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401，李秀成說：「城破時，城中不過三萬人，除居民之外，賊兵不過萬餘人，能守城者不過三四千人」。按：曾國藩有故意報多之嫌，李秀成則有故意報少之嫌，洪福瑱供詞較接近事實。

122 《文獻彙編》，(三)，同治3年6月23日，〈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頁2838-2851。《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23日，〈官文等奏報攻克金陵詳細情形摺〉，頁40-45。

123 (清)趙烈文，《能靜居日記》，(三)，同治3年6月23日，頁1405。

124 (清)《傳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第1617號，《曾國藩傳包》，附2，〈奏報克復金陵詳細情形摺〉。

125 《檔案史料》，第26冊，同治3年6月16日，〈楊岳斌等奏報克復金陵大概情形摺〉，頁33-35。

126 《平定粵匪圖》，〈克復金陵圖說〉。

127 《軍機處檔摺件》，100243號，〈洪貴福手寫供詞〉。(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7。

衆被衝散。李秀成逃上方山，¹²⁸ 二十日，被村民交給湘軍，¹²⁹ 七月被曾國藩殺死。

李秀成「篤實忠厚，尙信義，富謀略，恩撫士卒，皆樂爲之死」。太平軍自從五王死後，「賴秀成支持危局，縱橫盪決于長江數省，互六七年。秀全倚爲柱石」。他離開蘇州時，城內「男女老幼，流涕送之」。被押到曾國藩軍營時，太平軍松王等見到他，都「長跪請安」。

洪福瑱和李秀成分手後，太平軍堵王黃文金迎接他前往湖州。後來，黃文金戰敗被殺。洪福瑱輾轉逃到廣信，八月在石城被江西軍席寶田俘獲，同年被處死。太平天國覆亡。¹³⁰

四、〈克復金陵圖〉描繪的情景

（一）本圖的佈局（參閱圖4、圖5）

本院所藏《平定粵匪圖》一套十二幅，使用彩繪，描繪清軍平定太平天國若干戰役的情景。每一幅都附有圖說，並和原圖對摺裱裝在一起。其中第十一幅爲〈克復金陵圖〉，描繪清軍平定太平天國戰爭後期（同治元年至三年）湘軍攻克金陵之役最後一幕的情景。

本圖由前景湘軍從左至右兵分數路，呈放射狀引導觀者視線到金陵城內，帶出湘軍攻克金陵的主題，生動刻畫出兩軍激烈的戰況和聲勢。在顏色的經營上，以描寫山岳的綠色、湘軍軍服和城牆的藍色系做爲畫面的主色調，並適時加入部分的旗幟、頭巾、火焰等紅色系的視覺元素相互對應，增加了視覺的豐富性。並由畫面前方充滿山岳、士兵的畫面佈局和色彩所堆疊出的渾厚量感到遠方的留白，帶出整體畫面空間的深度和層次變化。

圖中描繪出金陵的城門，包括城東朝陽門，城南洪武門、通濟門、聚寶門，城西儀鳳門、旱西門、水西門，城北太平門、神策門。共有九座。圖中也描繪出若干重要山崗，像城東北方的龍脖子山，城南方的雨花臺，城東北部的龍廣山，城西部的獅子山、清涼山。

128 印鸞章，《清鑑》，卷8，頁586-587。

129（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74-377。

130 同註128，頁588。

（二）本圖所描繪的戰鬥情景

圖左下方，太平門西側城牆已崩裂一段缺口，缺口處，數名湘軍將校正騎馬衝到缺口內外，缺口內則有數名太平軍在抵禦。五名湘軍將校後面，有三名騎馬湘軍將校帶領一批步兵，準備衝入缺口。步兵大多握刀，少數手持長刀。步兵身穿制服，衣服背部、前胸都有「湘勇」二字。後面又有數名騎馬將校率領一批步兵。步兵手持掩月刀。龍膊子山麓的旗幟，三面分別標示著曾、李、武字樣，表示是曾國荃的所在地，以及李臣典、武明良的部隊。缺口兩側的城頭上，太平軍正在抗拒。有的太平軍在投擲火藥攻擊湘軍，空中和地上還有火藥爆炸的情景。是役，湘軍攻城部隊總指揮官曾國荃進到龍膊子山一帶前線指揮，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等從缺口攻進城內，而城頭的太平軍則投下火藥攻擊湘軍。

太平門門口，有兩名湘軍將校騎馬衝到城門，後面跟隨一批步兵，右方則有一批步兵和太平軍在交鋒。再後面的旗幟標示著李、王字樣，表示這是李祥和、王仕益的部隊。是役，李祥和、王仕益等從太平門方面攻入城內。

神策門方面，有若干名湘軍將校正在攀登雲梯，有的用手握刀，有的將刀柄插在背部腰帶內，有的用刀刀插在右側腰帶內。有的則正登上垛口，和守軍交戰。有的湘軍將士已經登上城頭，用火鎗射擊太平軍。城下有許多湘軍士兵等待上城，旗幟標示朱、梁字樣，表示這是朱南桂、梁美材的部隊。旗幟後方還跟著一排縱隊，前面的手持長刀，後面的手持三叉矛。是役，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等從城內向神策門一帶進攻，朱南桂、梁美材等從神策門旁邊用雲梯攻入城內。

神策門西北面（圖右下方），數名騎馬將校率領一批步兵正在前進，後面隊伍全部手持火鎗。

朝陽門內，數名騎馬將校正在城門口，旗幟標示熊字樣，表示這是熊登武的部隊。城樓西側，數名湘軍在追趕逃跑的太平軍。城樓上飄揚著蕭字旗，表示蕭孚泗或蕭慶衍的部隊佔領了朝陽門。洪武門口，數名騎馬將校正在追殺逃跑的太平軍，旗幟標示熊、蕭字樣，表示這也是熊登武、蕭孚泗、蕭慶衍的部隊。是役，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等分別攻佔朝陽、洪武二門。

通濟門和聚寶門內，雙方人馬正在交戰。

城西長江岸邊，一批官軍將士正要通過石橋。紅旗和白旗都標示黃字樣，表示這是黃翼升的水師。攔江磯一帶佈滿船艦，表示已被官軍佔領。儀鳳門外，一面旗幟標示陳字樣，表示這是陳湜的部隊。另一面紅色旗幟上的字不清楚，不知指何人。水西、旱西門方面，都有官軍進城。旱西門進城官軍和水西門城頭都飄揚著易字旗，表示都是易良虎或易良豹的部隊。水西門進城官軍的旗幟標示黃、陳字樣，表示是黃翼升、陳湜的部隊。是役，黃翼升率同許雲發等水師，攻佔中關、攔江磯，然後和陳湜、易良虎、易良豹等部攻佔水西、旱西兩門。

龍廣山一帶，北面有劉、蕭、譚字旗，西面有武、伍字旗，表示是劉連捷、蕭慶衍、譚國泰、武明良、伍維壽的部隊。天王府東南西三面，太平軍正遭到湘軍圍攻，而天王府和若干建築物則陷入大火之中。是役，城破初期，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領兵登上龍廣山。夜晚，太平軍和湘軍放火焚燒各宮殿。

南方的雨花臺，望樓上飄揚著曾字旗，那是曾國荃坐鎮了兩年的指揮部。

本圖主要描繪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用地道裝置火藥轟塌太平門城牆攻佔金陵的一幕。所描繪的城門、山崗的方位，湘軍部隊的攻擊位置，大體上正確。若干戰鬥情景，像湘軍從缺口攻入城內，太平軍在缺口抵禦，太平軍投擲火藥攻擊湘軍，神策門方面湘軍用雲梯攻入城內，大體上也和史實相符。

（三）本圖所描繪的武器裝備

本圖也提供了雙方所使用武器裝備的圖樣，如湘軍士兵制服，衣服背部、前胸都有「湘勇」二字。湘軍旗幟有紅、藍、黃、白等色，邊緣並鑲有紅、藍、綠等色。旗幟上大多標示著將領的姓，表示這是某某人所轄的部隊。武器方面，湘軍使用的有短柄的刀，有長柄的長刀、掩月刀、三叉矛。火器則有火鎗。太平軍所使用的武器，也有短柄刀、長刀、三叉矛。火器則有投擲的火藥，形狀像石塊，應當就是火毬、火蛋之類的火器。本圖並沒有繪出太平軍所使用的旗幟。

（四）基本上是戰鬥情景的示意圖

圖中所描繪城牆缺口，依照圖中人物大小來計算，缺口正面能夠排開的人數不會超過十名。實際上，缺口長達二十餘丈，正面可以排開上百人。而整座城池和城門、人物的大小，也不是依照等比例所繪製。另外，神策門有若干湘軍將校

正在攀登雲梯，則有誇大湘軍將校身先士卒的意味。因此，本圖基本上並非某一空間和時間的依照等比例所繪製的以及完全真正寫實的戰鬥情景圖，而只能說是一種戰鬥情景的示意圖。

（五）本圖作者不詳（參閱圖4至圖7）

光緒年間，已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荃（任期自光緒十年至十六年）延請畫師吳嘉猷（字友如）繪製平定粵匪功臣、戰蹟等圖，圖完成後並「進呈御覽」。¹³¹ 簡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國全史》附有八幅戰蹟圖。他在該書緒言中說：「本書附圖，……有光緒間畫師吳嘉猷所繪之戰蹟圖八幅，係從當時疆吏特製進呈清廷之『平定粵匪功臣戰蹟圖』十六幅中采用（另有功臣肖像四十八幅）；原書石印本，為林雨堂博士廿餘年前（按：民國三十年前）所贈者，僅附筆致謝。（另有「紫光閣功臣小像並湘軍平定粵匪戰圖」一本，大致同前書，惟戰蹟圖缺二幅。）」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所附八幅墨色戰蹟圖，皆註明「吳嘉猷繪」。其中關於本戰役的有「天京失守圖」（一）（二）兩幅，就是林雨堂博士贈送給他的石印本「平定粵匪功臣戰蹟圖」十六幅之中的兩幅。¹³² 起源也就是曾國荃延請吳嘉猷所繪製的。這批戰圖還「進呈御覽」。而在光緒十三年七月「呈進續繪」的「剿辦粵匪戰圖」時，慈禧太后還下旨「留覽」。¹³³

但是，吳嘉猷所繪的平定粵匪戰蹟圖是墨色本，而本院所藏《平定粵匪圖》則是彩繪本。《太平天國全史》所附〈天京失守圖〉（一）、（二），都是描繪湘軍攻克金陵之役最後一幕的情景。圖（一）描繪金陵城東部戰況，圖（二）描繪西部戰況。〈天京失守圖〉和〈克復金陵圖〉描繪情景也有略有不同。後者描繪到缺口城牆東側一部分為止。前者則一直延伸到龍膊子山上的地堡城。城西，後者則較前者多出一些。兩者的佈局基本相同，人物描繪基本相似，但戰況描繪則不太相同。例如，缺口方面，後者煙焰較高，左方還有一批手持三叉矛或刀的湘軍，但缺口正北面則少掉武、李等字的旗幟和一批手持掩月刀的部隊，而地堡城山腰還佈列著一批湘軍。

131 潘耀昌，〈從蘇州到上海，從「點石齋」到「飛影閣」一晚清畫家心態管窺〉，《新美術》，1994年2月號，頁65-72。

132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全三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上），頁39；（下），圖版貳捌（3）、（4）。

133（清）《大清德宗（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卷245，頁4。

彩繪本《平定粵匪圖》是否為吳嘉猷所繪製的，目前仍然難以判斷。因此，作者依然不詳。雖然，彩繪本可能是依據墨色本而改繪的，但仍舊沒有直接證據可以斷言。

五、雙方勝敗的原因

（一）湘軍獲勝的原因

本戰役，湘軍之所以能夠獲勝，原因有以下幾點：

1.清軍指揮統一。兩江總督曾國藩坐鎮安慶，統一指揮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事，以攻佔金陵為首要目標，調動靈活，對曾國荃全力支援，陸續增加曾國荃的兵力。

2.決心堅定，戰略正確。曾國荃自從進駐雨花臺後，無論處境如何艱難，都堅持下去，不肯撤退。戰略上，(1)前期，曾國荃採取圍困戰略，逐步攻佔金陵城外的據點，造成四面合圍的態勢，使金陵城內糧食匱乏，削弱了太平軍的戰力，以及造成城內人心不安。(2)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城外的太平軍，逐步攻佔城外的據點。(3)後期，採取圍困和強攻並用戰略，終於攻佔金陵。

3.戰法正確靈活。(1)曾國荃集中優勢兵力，逐步攻佔金陵城外的據點。(2)在攻擊城外據點時，湘軍時常使用夜襲戰法，出其不意。如攻佔雨花臺石城、印子山、江東橋、孝陵衛、地堡城等戰鬥。(3)湘軍時常使用伏擊戰法。如據守雨花臺營壘、下關築壘、攻克孝陵衛、據守孝陵衛、襲擊補給線、攻佔地堡城等戰鬥。(4)曾國荃堅持採取挖掘地道轟塌城牆的戰術，雖然經過多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

4.擁有優勢水師。雨花臺解圍戰、九洑洲之戰，湘軍都獲得水師的協助。湘軍完全掌控了金陵江面。圍城部隊的補給，大多仰賴水師。部隊的調動，很多也仰賴船艦。封鎖金陵，水師更是功不可沒。

5.湘軍之所以能在六月十六日成功的用地道轟破城牆，攻入城內，原因在於：(1)湘軍的兩條地道，距離城牆很近，只有十餘丈；所以湘軍挖掘地道非常快速，僅僅數日便成功，出其不意。(2)湘軍在龍脖子山架設大砲一百餘尊，連續施放十餘晝夜，炮火極多，將城頭女牆擊毀，使城上太平軍無法立足，所以城外挖

掘地道雖然很近而太平軍也無可奈何。(3)湘軍將士拼命盡力，從五月底到六月十六日之間，湘軍傷亡多達六千餘人。

(二) 太平軍戰敗的原因

本戰役，太平軍之所以戰敗，原因有以下幾點：

1.洪秀全不用賢才，天京政事，完全交給他的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掌管。兩人毫無才幹，¹³⁴政事日益敗壞，城內賊盜橫行，軍隊士氣低落。

2.太平軍指揮不夠靈活。太平天國後期，領導階層矛盾重重，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¹³⁵而受封為王的多達九十餘人，無論城內城外，都互爭雄長，不能互相支援，指揮無法靈活。

3.戰略錯誤。(1)太平軍坐守孤城，經過數次解圍作戰失敗後，洪秀全依然不肯執行李秀成「讓城別走」的戰略。(2)當曾國荃逐步攻佔城外據點時，太平軍束手無策，不知設法解除困境。如有計劃的撤離據點守軍，設伏誘敵；或造成局部優勢，消滅進攻的湘軍。結果，坐視城外據點一個接一個的失陷。

4.缺乏水師。九洑洲之戰，金陵江面的太平軍殘存水師遭到殲滅，太平軍在金陵江面已經沒有水師。因此，太平軍既無法抗擊清軍水師，又無法從長江接濟金陵。

5.戰法呆版。例如，太平軍攻擊金陵城外湘軍陣地時，經常是正面攻擊，很少使用側背迂迴的戰法。

六、結 語

太平天國從洪秀全起兵到覆滅為止，前後共計十五年，佔領金陵達十二年之久，戰火遍及十六省。湘軍攻克金陵之役，是歷史上的一个決定性戰役。湘軍攻陷金陵，瓦解了太平天國的中央指揮機構，標誌著太平天國的覆亡。

本戰役，湘軍之所以能夠獲勝，原因在於：指揮統一；決心堅定，戰略正確；戰法正確靈活；擁有優勢水師。而湘軍能在六月十六日成功的用地道轟破城

¹³⁴ (清)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頁360、382-383。

¹³⁵ 崔之清等，《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四卷，頁2544。

牆，攻入城內，原因則在於：湘軍地道距離城牆很近；湘軍炮火極多，將城上女牆擊毀，使太平軍無法立足；湘軍將士拼命盡力。本戰役，太平軍之所以戰敗，原因在於：洪秀全不用賢才；指揮不夠靈活；戰略錯誤；缺乏水師；戰法呆版。

〈克復金陵圖〉描繪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軍用地道裝置火藥轟塌太平門城牆攻佔金陵的一幕，基本上是一種戰鬥情景的示意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大清德宗（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

《月摺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定粵匪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軍機處檔摺件》即《軍機處·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曾國藩文獻彙編》，全八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

《曾國藩傳包》，第1617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剿捕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共二十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2001。

王定安，《曾忠襄公年譜》，收錄於蕭榮爵編，《曾忠襄公全集》，《清末民初史料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王定安，《湘軍記》，臺北：文苑出版社，1964。

朱洪章，《從戎紀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朱學勤，《欽定勦平粵（匪）方略》，《中國方略叢書第一輯》，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曾國荃著、蕭榮爵編，《曾忠襄公書札》，《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4。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臺北：學生出版社，1964。

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二、近人論著

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

《中國歷代戰爭史》，全十八冊，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6。

印鸞章

《清鑑》，臺北：世界書局，1959。

李秀成原著，羅爾綱增補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增補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李則芬

《中外戰爭全史》，全十冊，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

李泰翰

〈兵臨城下－評介《平定粵匪圖》中的金陵各營屢捷解圍圖〉，《故宮文物月

刊》，22卷12期（94年3月），頁64-75。

施渡橋等

《清代後期軍事史》，《中國軍事通史》，第十七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郭毅生主編

《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9。

崔之清等

《太平天國戰爭全史》，全四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簡又文

《太平天國全史》，全三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

潘耀昌

〈從蘇州到上海，從「點石齋」到「飛影閣」—晚清畫家心態管窺〉，《新美術》，1994年2月號，頁65-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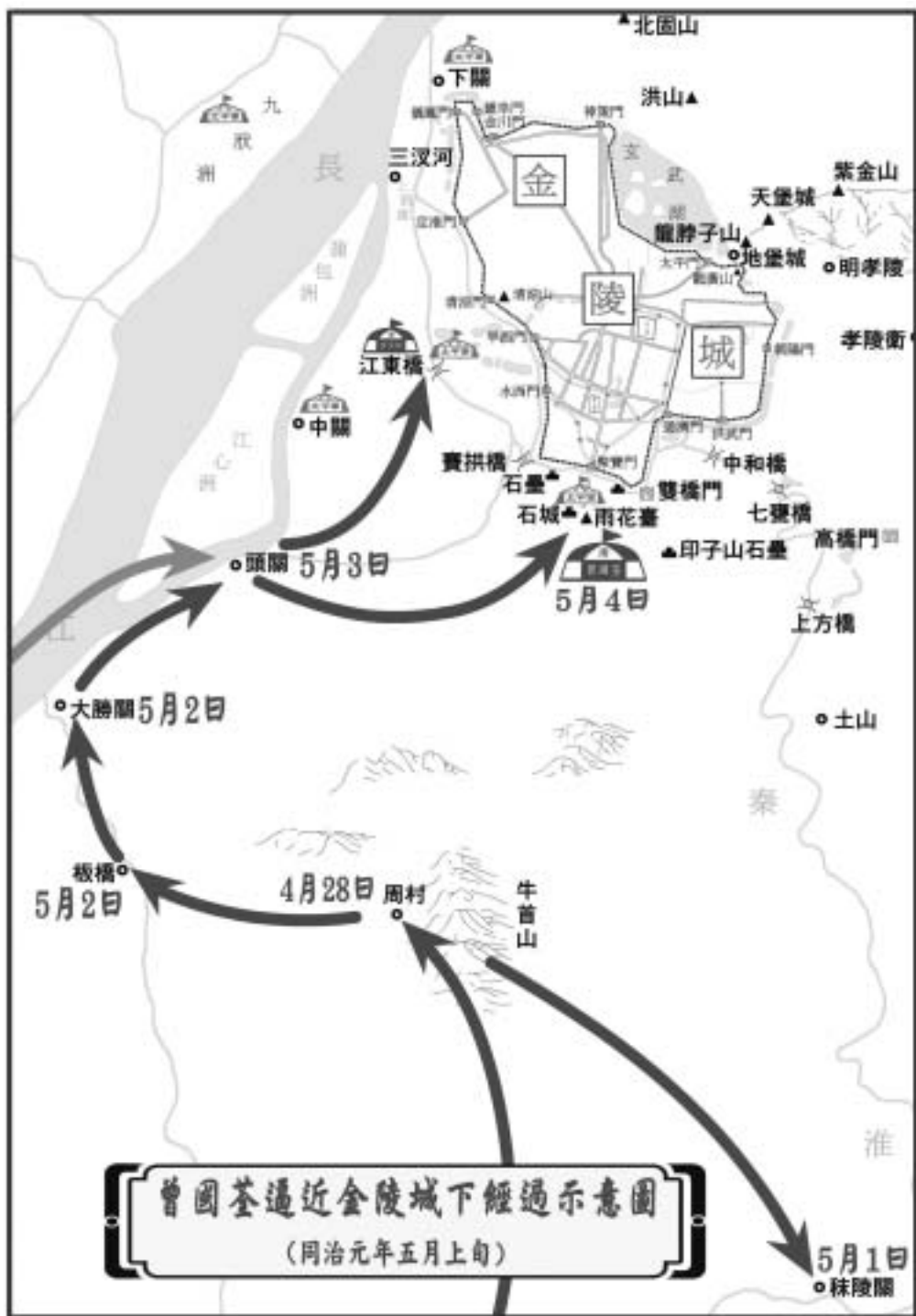


圖2 曾國荃逼近金陵城下經過示意圖 (蕭宗鋒電腦繪製)
(圖2.3據《太平天國歷史地圖集》所附作戰態勢圖重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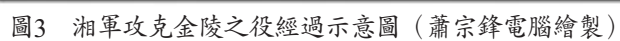


圖3 湘軍攻克金陵之役經過示意圖（蕭宗鋒電腦繪製）



圖4 克復金陵圖 50.5×87.5 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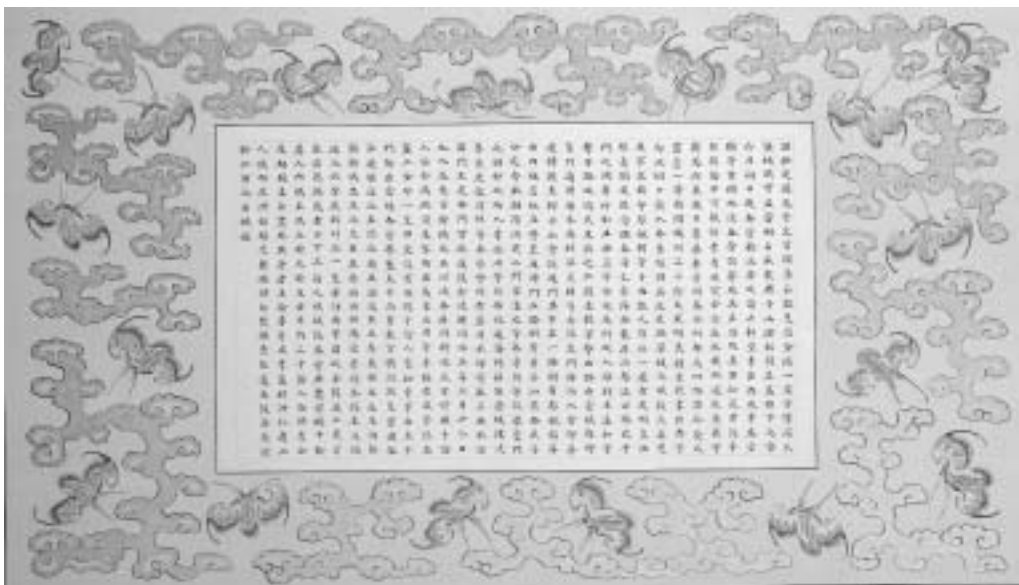


圖5 克復金陵圖說 50.5×87.5 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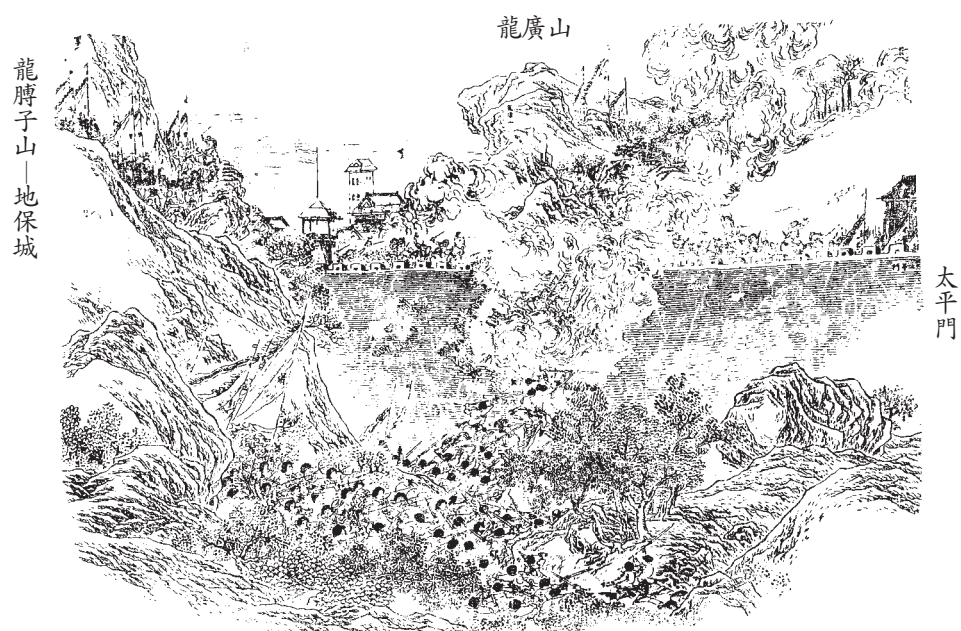


圖6 〈天京失守圖〉(一) 吳嘉猷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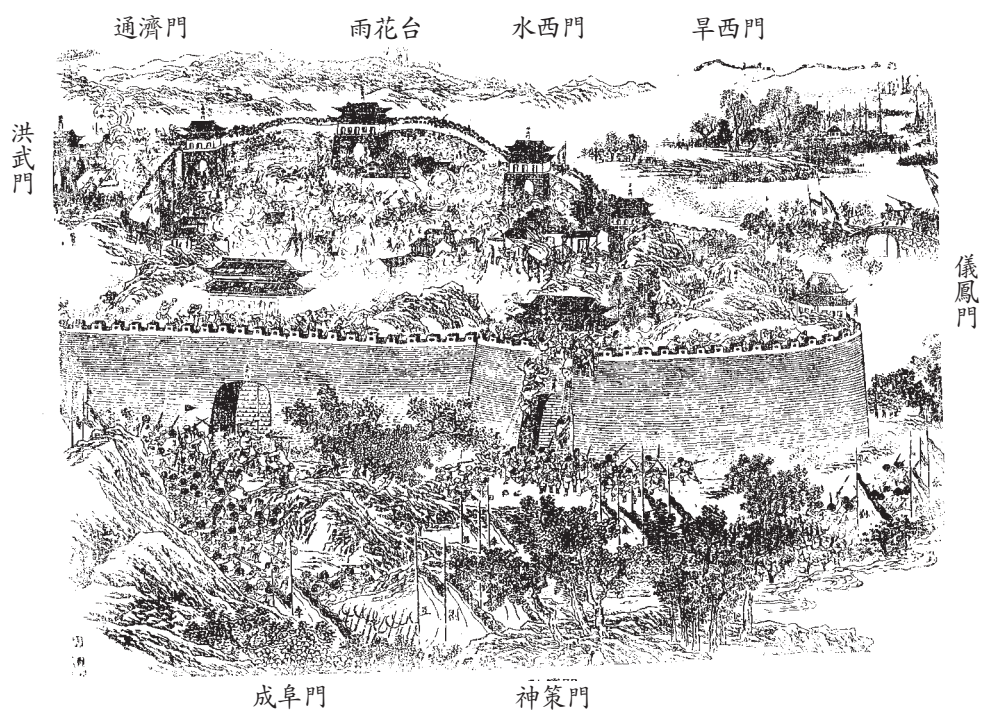


圖7 〈天京失守圖〉(二) 吳嘉猷繪